

中华野史



中华野史

(卷十)

清朝 卷(上)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十、清朝卷（上）

野 史 文 存

十叶野闻	(8206)
满清兴亡史	(8305)
满清外史	(8350)
清朝前纪	(8376)
纤言	(8408)
江阴城守纪	(8431)
江阴城守后纪	(8447)
江上遗闻	(8449)
东南纪事	(8454)
行在阳秋	(8520)
广东新语	(8547)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8858)
潮嘉风月	(8878)
海隅冶游录	(8888)
鸦片事略	(8903)
信及录	(8938)
榆巢杂识	(9007)
丁香花	(9132)



野史文存



十叶野闻

〔民国〕许指严 撰

奉安故事

清初《东华录》所载，及《开国方略》等书，俱言以帝仪葬明思宗，一似恩礼前朝备至。不知此特定鼎后，从诸臣之请，下诏掩饰耳目，为收拾人心计耳。按《圣安本纪》及《泣血录》等书，都言闯贼入宫后，得思宗及后尸，盛以柳板，暴置宫门外三日，始得小殓。其殓也，殆桐棺纸衾，下僦藁葬，彼等遗臣不忍涉笔矣。及满人入关，文字狱急，亦无敢彰满主之凉德者。及读乡先辈邵青门先生文，书赵一桂事，不禁恍然。比客京师，悟大学校生赵某者，纵谈明季事，自言一桂为其远祖，子孙藏有乃祖笔记，当日事纤悉靡遗，较青门文特详，今存祠中。因口述其大略，予纪而录焉：

一桂为鞏下肆商，抱布贸丝，往来市廛间，朴愿无过人处。及京城陷，使眷属居远乡，独袱被策蹇驴，伪为军中运粮食者，逡巡入国门，凡为乱兵所困者十余次，几不得脱。奋勇前进，卒达禁中。先是，御史某者，直声震朝右，所居与一桂邻。闯兵且至，御史以殉国自誓。一桂匿其少子，慨然以婴、臼自任，且曰：“公苟正命，仆必为公营敛，如谢皋羽之于文信国故事。”及事极，御史固在围城中。一桂知其必死，故弃家冒险入城以践约，虽死于锋刃不悔。无何，御史尸不可得，而帝、后遗骸，方为伪闯臣顺天府某遣官薄葬。梓宫窄小，如平民礼，旧臣亦无一人哭临者。时伪臣某驱使明臣如犬羊，因令汉奸苛立仪制，轻輶素旄，飘摇出城北，厝置于十三陵之旁。非特不修园寝，且不起陵树碣，但以小石揭槨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既不得御史，则奔走视思宗之葬礼，伤心已甚。旋赴昌平，至夜深，独恸哭陵下。袱被宿树阴，野草牵衣，萤飞鬼啸，不之顾也。顾不得思陵所在。有友人某，为昌平州吏目，延之食宿，如是者三日，奋然作曰：“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礼，报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泽。且使腥膻之徒，知吾汉族尚有人也。”乃即作归计，欲变产集资为大举。顾自恨商俗不谙典礼，恐草草贻后世羞，意不如先觅一掌故儒生，黄门常侍，凤嫔朝章国故者，以为筹商治事地，然仓猝终不可得。最后乃得中涓人邢某，自言在宫中值差有年，社屋之日，曾目击帝、后陈尸惨状并葬所所在。又言田妃陵墓甚壮丽，苟帝、后合葬于此，尚不失体制。一桂乃与结盟为兄弟，出囊中金千余，更往明陵探察。果由中

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宿草未青，土痕犹湿。不觉悲从中来，念二百年帝王末路，乃至于此。古人谓：“一盂麦饭，几树冬青。”今且并此而无之，能勿伤感？中涓邢乃言：“汉家故事：梓宫须取东山之木，轮囷合数人抱者，空其中，饰以丹漆垩灰。奢者则杂以金玉，外施金台银阁，以为之座。及葬，则隧道通宫，明器毕具，刻木为宫人、黄门状，甚则杀人以殉，鱼灯石马，罗列隧前，百官负土为坟，各种一树，以为纪念。今群臣皆谄事新朝，胜国典型，谁复记忆。纵有二三遗老，凭吊夕阳，亦不过泪洒千行而已。”一桂闻言，歔嘘不已，既而奋然曰：“小臣无状，宁毁家为此义举，愿黄门左右翼我，则感且不朽。”遂先鸠工起土，出旧梓宫。视之，则业已朽腐，木枿片片落。启棺视之，帝、后颜色俱如生，惟冠服微黯。盖当是草草成殓，不知何所拾得敝服，妄以施之圣体也。一桂悲悼者久之，中涓邢亦伏地恸哭。即挈金往市中与某商订购礼服仪品。某商者，旧为尚衣司供奉，稔知宫中仪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一桂往返与之密商，某亦义形于色，愿以半价成全一桂之大举，一桂感甚。先是，中涓修陈葬礼服物，约需二、三万金。一桂以为先帝俭德昭著天下，不宜过奢，以损盛德，乃参酌奢俭之中，某商亦深然之。因起田妃墓土，凿山鑿石，入羨道中。拾级由隧下若干方积，始发见甬道。纳陛而升，中为正殿，列俑成行，衣履执器如生人，檐帘帷帐之属悉具。前列祭品，簠簋完好，银缸膏火未灭也。朱漆梓宫居中，钟虞无恙，旁罗殉葬之玩好物甚具。一桂因与中涓商，将帝、后新作梓宫舁入，乃举田妃棺移于右，而以思宗梓宫居中，周后居左。布置略定，又因田妃有椁，帝、后俱无，爰议以田妃椁与周后，而为帝别作文木之椁，饰以钿漆。费用不足，则中涓复引义士孙繁祉、刘再昌等捐集数百金。椁成，始安设妥帖。增购牲醴楮帛、金银铤锭之属，奉奠策祝，继以哀哭。中涓、义士而外，劳役者数十人，莫不酸鼻流泪。附近居民争来致吊，轰动邻邑。县官闻之，若有所感，乃使吏目某开县支费，将为之请于朝，发给库帑。一桂力辞不受，仍挈袱被，与中涓偕遁至远乡。吏目觅之，不得也。人问其故，曰：“满清虎狼，吾何必以清白体供其鱼肉？且即不得祸，而假先帝遗骸以沽荣名，尤不忍为也。”

嗟乎！较之“冬青树”故事，其风义有过之。微青门一记，几使此举湮没无闻，虽有藏祠之笔记，谁睹之而谁传之？是可慨已。

九王轶事 十则

清初宫廷黉乱，貽讥千古，史臣因而深讳，不敢施一直笔者，惟睿亲王多尔袞尸其咎也。多尔袞为清太宗母弟，行居九，世称九王，或曰，贵时人称九千岁是也。太宗既崩，福临尚幼，遗命以皇母弟摄政，仿周成负扆故事。然某君秘记，则言太宗深恶多尔袞，遗命并未及彼。且相传太宗暴毙，乃多尔袞贿内侍毒之。宫闈事秘，史无佐证，未敢断也。要之，多尔袞树党自固，宫闈亲近皆其心腹，故能传受遗诏，大权独揽，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先是，中原甫定，南方诸遗臣辄兴兵倡义，宇内骚然不宁。福临幼弱，未亲政，多尔袞借军机重要为名，出入宫禁，如履帷闼。博尔济太后与多尔袞福晋本同姓姐妹，亲



密如家人。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帘之意，因祖训所格，恐宗室中转有挟此名义别生枝节，以摇动福临之位置，于计殊不便。多尔袞夙见信于博尔太后，乃献计，用摄政制，而许以内权让后，一如太宗生时，且其利益有突过者，故博尔太后深喜之。又多尔袞貌英伟，长臂善射，仪表不凡，谄事博尔后无所不至。博尔后深信其可恃，故外内联络，情逾骨肉。或传太宗未崩之先，多尔袞即通于后，特迹尚未著。至福临即位，始巍然不讳。顾遵汉制，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故虽摄政，仍援君臣之义，不废拜跪之礼。每入宫，或遇燕见，摄政王须北面而朝。博尔太后心恶之，下诏风诸臣议崇摄政王典礼，内三院首以皇叔九千岁之礼进。多尔袞冒昧不察，遽受其策。及行礼，诸臣一跪三叩首，而朝帝、后时，仍不免北面。一日，太后与多尔袞同游海子，并辇而行，侍卫前奏事，俱先帝、后而后及摄政。多尔袞偶有奏对，鸿胪赞礼者犹三呼跪拜如常仪，多尔袞心大不怪。翌日，使人谓太后曰：“予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以予为职分所限，君臣安有敌体？方今心劳多病，请罢摄政职出宫，闭门思过，不复能望见太后颜色矣。”太后得奏，心大懊丧，乃立命内大臣某往摄政王府议下嫁事，且命内三院拟称尊皇父大典。时明臣陈之遴为大学士，咋舌曰：“此礼亦可议乎？”满人摭其言入告，太后大怒，命即论死以示威。会有救之者，谓下嫁大嘉礼，不宜用刑，乃降遣戍编管三姓城，于是无敢持异议者。时策书出内三院汉臣某手，或曰龚芝麓尚书。策引周旦姬文，浮华满纸。自是群臣朝贺，咸先皇父摄政王，而后及帝。凡章表一切，咸称皇父矣。福临少长，心知其非，凡阅章奏有皇父字，辄废阁不阅，或遣内侍送多尔袞处。顾福临性沉默，好佛典，有怒辄隐忍不发。旋以多尔袞征讨有大功，诸武臣咸听命，四方未靖，恐投鼠伤器，且不欲伤太后心，乃有醇酒妇人之意，如汉惠帝故事，厚宠董妃，辄不视朝。及九王败，始稍稍问政事。

清太宗后博尔济氏有殊色，肌肤如玉，宫中私号之曰“玉妃”。初仅为才人，慧黠有智谋，言辄称太宗旨。世传以参汁进于洪承畴说降，遂尽得关外地，卒覆明社，其功不在开国元勋下也。玉妃既得参与帷幄机谋，权力日进，又以生皇子福临故，遂得正位为后。有妹嫁九王，即多尔袞福晋，貌亦殊丽，白皙光艳与姊等。人以别于后，故彼曰“大玉妃”，而此曰“小玉妃”。两玉妃初极相得。洪承畴之降也，操此秘密胜算，折冲于帷薄内者，盖小玉妃亦为之疏附焉。太宗固知之，以故待九王亦特优异。既都沈阳，起居仪从渐仿汉制，官禁稍稍森严，独九王以参与密谋故，恒出入自由。太宗频年用兵，东征西讨，几无一日安处。既服朝鲜，转师入山海关，围京师，辄经年不还宫。内政琐务，尽决于九王，而实奉大玉妃意旨，逢迎无所不至。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宫中，经旬不归私室。小玉妃遣人探之，辄言军国要事，日不暇给，况外出则恐犯漏泄之嫌，不便。小玉妃初信之，既而人言藉藉，颇多秽声。小玉妃乃亲往宫中，以请安为名，侦察动静。大玉妃匿九王他所，不听小玉妃入，且不与之面，遣人传诏曰：“皇帝有旨：不奉令而擅入机密地者，杀无赦。幸福晋自爱。”小玉妃大羞愤，欲自裁于宫门，为左右所持，乃劝慰之，使归。自是，玉妃姊妹花变为仇敌矣。会闯兵破明都，吴三桂引满兵入关。未发，小玉妃贿某王进言于太宗，白大玉妃、九王丑状，纤悉靡遗。太宗震怒曰：“朕不处分此獠，何以取天下！”乃命返师沈阳，欲先正宫闱，而后出兵取明。还宫未逾一日，以暴崩闻。人皆疑为大玉妃及九王所弑，但其时九王党羽颇盛，莫敢撓其锋也。旋奉遗诏摄政，师入燕京，遂



恒居寓中。政事机密，大玉妃一以委之，公然帝制自为矣。小玉妃既抵燕京，恚不往朝太后。或劝以掩饰朝廷耳目，不得已，乃一往。太后方与九王宴乐，乃命宫人引入他室，半未一面。小玉妃掷冠而起，大肆诟厉，宫人咸掩耳。或以报太后，太后欲使武士缚而辱之，总管某进曰：“此所谓播恶于众也，且太后有杀妹之名，不可。不如使皇父裁之。”太后乃命多尔袞先归，使人传召。小玉妃不信，以为九王尚在宫中，特太后之党弄已，坚坐不返，必欲太后面见始退。久之，一侍婢持物入告，则九王之手环也。侍婢固小玉妃所亲信者，始快快出宫。是夜，小玉妃以暴疾卒，举朝无敢发其覆者。乃睿王削号后，府中人始泄之。

当顺治八九年间，九王权力正盛，举朝翕然称皇父；宫中游宴，则与太后同辇并载，视福临幼主蔑如也。一日，海子中方作竞渡之戏，江南总督献老舟工十余人，操桨驾舵，如履平地，太后与九王乐甚。又值浙中献女乐至，乃命开筵奏乐。豪竹哀丝，声振林木。九王大悦，请太后同登水心亭，凭阑展眺。忽一舟子驾舟如飞而至，矫捷如水鸥，其势直向九王。九王方嬉笑赏其健锐，舟抵亭堦，舟子跃而登，拔剑如虹，直刺九王。九王大惊，侧身闪避，剑锋击中侍卫，毙焉，去太后仅数尺。亭外武士急起持之，舟子始就擒，乃罢乐撤戏。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图己，不敢复与太后同游，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间矣。乃命严鞫舟子，则大言奉大将之命，为清朝除元恶。而大将所主使者，即今上是也。问官震骇，恐卒连成大狱，有伤主座，不敢以闻。仅言舟子素有疯疾，忽眼花，见龙袍舞爪，形欲攫己，故出剑御之。贿舟子使改供，舟子誓死不从。九王令心腹探之，悉其状。遂鞭问官，而毙舟子于狱。时豫亲王多铎在江南，兵权方盛，部下之在京畿者，其势亦不下九王，平时颇与九王不相能，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铎所为。乃召之还朝，以覘其向背。或告变曰：“豫王欲借清君侧为名，奉幼主以行司马氏八王故事。谋既成矣，盍先图之？召而若来，可阅兵南苑，数而戮之；不来，则密旨使江南总督图之可也。”及旨下，多铎即日还朝。九王不得已，乃借郊迎慰劳之名，大阅兵南苑。多铎既至，从容奏江南军务方棘，而忽命北来何故。九王若有惭色，良久曰：“吾兄弟凋零如此，瓜尔佳之系，惟吾、子二人在耳。无从相见，安得不一谋良规。且王劳苦备至，归而稍事休养，亦谊所应尔。吾意固无他也。”多铎曰：“感王念手足之厚恩，死且不朽。昔太宗宴朝，尝指储子谓吾二人曰：‘他日夹辅新室，惟汝二人任之。同心协力，以为屏藩。’予在帝旁，式昭鉴之，愿二人其毋忘斯言。今言犹在耳，而宇内残孽未平，非吾二人行乐之日也。京畿兵力饶足，训练严明，皇兄其善护幼主，以慰先帝之灵，以安皇太后之心。弟则并力南向，荡平遗顽。他日获竟全功，献馘奏凯，然后与兄驰驱广圉，歌舞太平，诂不美哉！”即日辞谢，九王以兵送之，至通州始返。自是惮多铎之英明，稍稍敛迹。太后欲去多铎，九王曰：“彼有大功于国，不可动也。惟他日当择强镇以处置之，勿使居中以间官府之事，则幸矣。”福临常使人通旨于多铎，令防九王。九王侦知之，顾终以多铎持正，不敢行成祖之事。无何，多铎以江浙平，入朝。会九王坠马卧疾，遂覆其权，数其罪，奉福临亲政。自以与九王同母弟，请罪。顺治帝特旨开脱，且旌其功焉。

满洲故俗向奉萨满教，其祭礼奇异，尚有太古蛮野之风，不可为讳，而宫中祭堂子尤为特别。其祭式乃树一木于广庭中，四周供牲醴，杂以粉团油饼之属。外则数喇嘛持铙击



鼓，声震数里外，竟夕始罢。及入关后，上自宫禁，下至旗民世仆，皆行之。惟宫中大祭用喇嘛至数百人，场广数百武，皇上步行旋绕其中，以为大典。九王既摄政，旋称皇父，乃公然与太后并祭堂子。先是，喇嘛某者，太宗朝老国师也。凡出师或摄兵大举，必祭堂子。每祭，必国师率诸喇嘛从事。太宗锡以尊号为“护法大照高明国师”，敬礼备至。国师亦自谓祭必受福，与他师敷衍仪式者不同。萨尔浒山之役，太宗慑于明师之众，且与朝鲜六路夹攻，恐兵力单薄不敌，意甚犹豫，虽命将出师，而此心耿耿，犹难释然也。及祭堂子，国师行礼讫，入奏太宗曰：“此行必获全胜，覆朱明之宗社，肇长白之宏基，即其滥觞也。”太宗问：“何以知之？”国师指木桩上纹，谓之曰：“此纹全直，且作南向之势，故知破竹迎刃，所向无前。又其下有一纹，颠倒错乱，即敌人之象，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太宗信之，并力一向，果覆明师。自是，国师之声价益高，而堂子祭礼愈益隆重。迨围京议和之役，国师奉表入贺，谓此行即当代明正位中原，天与人归，丁无疑义。既入关，攻燕京不下。太宗使人询之国师，且令更祭堂子，以卜休咎。国师覆奏，谓皇上于前祭时，适有他事，少绕三周，致尚须三年后始得正位。此行不如早班师，以俟机会，否则恐有意外之祸也。太宗遂解围东归。自念当时未及终祭，果因叶赫献女，亟欲往视，故致三周末毕，殆干神怒，受此顿挫。乃迁怒叶赫之女，拔剑杀之。及闯兵破京师，太宗亦议以兵南向。堂子祭礼甫毕，国师忽卧病不起，亦不言休咎。太宗令人促问之，则含糊漫应之曰：“事必克，皇上勿疑也。”未几，吴三桂假师复仇，适太宗以疾薨。国师始白明京可取事，九王信之，果获济。问之，则前之卧疾，知太宗不及见成功，难于直言，引疾以避之耳，九王益敬服。既摄政，凡出师致祭，国师施法如常。嗣称皇父，将行祭礼，国师不知所之。侦骑四出大索，终不得。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败矣。九王因国师潜遁，以为不利于己，大恨。乃索其徒，将尽杀之。福临信佛甚，阴嘱内侍释其强半，放归蒙古或西藏。九王败，复召归。国师阴谓人曰：“九王苟极诚奉事祭礼，实可继大宝。惜乎！其荒淫致败也。”

九王虽骄蹇自用，而颇尊视明代人物，且于宫禁中尤以遵奉明法为重要。即如祭万历妈妈神一事，亦九王所定之制，迄清季二百余年未革者也。万历妈妈奈何？曰：明万历年间，清太祖攻抚宁，为明将所擒，囚于狱，将杀之，清廷乃行贿于某内监。内监请于太后，太后传命释之。清廷念太后特恩，命于宫中设祭，每日必先上食，而后清主始敢食，谓恐神诛殛也。其畏明之威力如此。及入关，既据明宫，诸满臣议废祭礼。某贝子尤激烈，以为吾国既已代为之主，胜国之帝后，皆吾臣属也，而犹祭其女后，毋乃褻尊？且致祭之由来，即随此纪念而传播，是不啻扬吾祖之耻辱，奈何不废之耶？九王独奋然曰：“不可！此祭所以为祖报恩，不祭是忘祖也。且此纪念，足以彰吾祖之缔造艰难，与明廷之失政，何耻辱之有？决不可废。”遂定议。既而九王之所亲告人曰：“入宫之始，九王亦不以为然。其夜入宫，方与太后同梦，乃大呼见鬼。云明帝、后上坐，缚而挞责之。比醒怖甚。嗣是明宫神庙，无一敢动者。况祖制之祭万历妈妈，名正言顺，彼安敢废耶！”人始知其抗议之故。自是，每日致祭以为常。顾其祭礼亦甚奇特。每日子正三刻，东华门启扉，首先入门者，即此主祭之老巫姬也。布围骡车一乘，不然车灯，载活猪二口，直入内东华门，循墙而行，抵紫禁城东北隅，有小屋三椽，中供万历太后神像，即满俗称为“万历妈妈”是也。杀猪致祭毕，天始黎明。乃以馐余之肉，分赐大清门侍卫。此肉为二百余



年老汁白肉，满洲所甚珍者。侍卫食赐馐时，不设匕箸，各解手刀批之。又不准用盐酱之属，而味独完好，殆如古人所谓太牢、太羹者。顾诸侍卫习汉俗久，淡食惜其无味，然格于礼制，不准用盐，谁敢破此例者。惟侍卫等在直庐，去便殿甚远，微特帝目所不及视，即王公大臣，亦罕过而问者。故诸侍卫恐用盐犯稽察，而别设简便以代之，则耳目不易周矣。法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以好酱油煮透晒干之，藏衣囊中。食时，乃取一片置碗中，舀白肉汁半盂浸之，顿成寻常所用之酱油，且味较优于市中所购者。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佳美无伦，为外间所未有云。顾侍卫值班者俱得食，而不许携归。欲如东方曼倩之廉，而归遗细君，却不可得。闻之友人，前清时为值班侍卫者，语时犹津津垂涎。不知今日老白汁尚存否，当一访之。

九王猿臂善射，力能搏虎，仪表伟岸，实亦人杰也。惜以谄事太后故，习于软媚欺诈，遂并其心术而丧之；复溺于酒色，尽以精力，疲于缠绵歌泣之间。故不四十而锐气顿减，衰弱如老人，卒以夭死。相传大玉妃有蛊术，每夕能御十男。当九王未入宫之先，太宗频年用兵于外，大玉妃常以布围车载男子入宫，如晋贾后故事。及九王被宠，以一人独当其冲，尚觉余勇可贾，可谓奇禀矣。有小臣邢某者，汉军也，夙居都下，杂蹂屠沽饮博中，贱秽之事，靡不通晓，曾为勾栏中制造淫器，有专家能名。大玉妃不知于何处闻有此人，遂以重赏召之入宫，令九王尽考其术，鬻戏无所不至。尝命巧工于三海深处筑一九曲亭，中为密室，四周曲廊洞房，几于天衣无缝，外人者未由得其涂径，则终傍徨亭外而已；如迷楼，如八阵图，巧匠所不能猝解，云亦汉人某所为。世祖少长，有黠者微泄其事，欲往觐之。既至，曲折盘旋，苦不得目的地。情急欲出，复迷误回转，良久无术。导者穷极智巧，仅得引出而已。世祖甚怒，欲杀导者，谓限三日，不得达目的地者必斩，泄此语者亦必斩。逾二日，导者绘一图，循之行，始得入亭心密室。其中陈设奇丽，太后与九王固未来也。人声阒然，且无守者。以外人从无阑入故也。其门用西洋玻璃为一角屏，四周有楹联图画之属，前有方案，微特不知者，误为嵌壁之镜。且骤入其境，镜光外射，仿佛镜中所收之园景，乃系亭之外厢。又类此镜者有四、五，大小方圆，丝毫无二。即使知其机括，而不记其第几之数，仍不得其奥窍也。镜内复有数重，始得达密室，其幽秘如此。世祖既入玄中，遍睹奇物，目骇手颤，几于无一识其名者。恐为人所觉，仓皇走出。自此处心积虑，以芟除九王为己任矣。曾封密旨与豫王多铎、贝子博洛等，谓：“朕终日芒刺在背，苟使获见天日，皆卿等之赐也。”又言：“如虎入柙，积威使然。但荒淫无度，多行不义，必且自毙，此天道也。朕以国家多难，不欲轻于一掷，必计能发能收，始克济事。卿等其念之。”世祖之坚忍有谋如此，故卒能胜九王，萧梁明燕之事不复见也。九王后知世祖窥其隐秘，严诘导者，不得主名，乃杂治内侍，诛戮多人，官府无不侧目。大玉妃闻之，佯为不知，世祖亦不问也。

好色者必以瘵死，古人之言，良不诬也。九王既荒淫无度，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而复私取宫女渔猎，无所不至。及三十六七而后，力已不支，历求人参、鹿茸、牝膻脐之属以为补助，仍苦其效果未罔。或献策曰：“喇嘛在西番，向以兴奋药神其术。今闻其囊中多奇药，而国师尤为领袖。皇父盍向索取，必有大验也。”九王果向喇嘛请求。喇嘛曰：“此必皇父亲祭之而后可得。”九王唯唯。国师乃为之设坛于宫中，牲牢樽俎，金台银盏，



备极丰腴。饶鼓声如怒潮，入夜则华灯百枝，繁星遍曜。喇嘛百八人旋绕诵经，梵吹音彻屋瓦。如是者三日，乃于坛中央置净瓶一，大如牛胆，以胶皮纸封固其口，纸上有符篆状。喇嘛又旋绕诵经良久，以拄锡略作手势，飕飕一声，封盖之纸已揭。喇嘛乃传命请九王登坛，植瓶下视，中空无物。方骇怪间，喇嘛忽于帽檐下探得小囊，才如扇坠。倾之，出二丸，大小仅于菡豆同，色正赤若丹砂，上作凹凸形。喇嘛指丸谓九王曰：“此西天子母丸也。昔达赖第一世祖坐床时，以此丸置金瓶中，传其呼毕尔罕之第二世祖，其后世世相承。此药能自生息，永久不灭，又名阿肌苏丸。凡有大功德佛缘者，或大宝法王护法，则可以牝牡二粒为胎基，虔设经坛，诵咒三日，乃以净瓶置丸其中。复虔祝七日，更移置净室中三七日，始启其封，则药必满中。取以治病，适如其分而止。此丸灵验异常，非人力所可配制。皇父幸勿轻视。”九王唯唯，如其言，果获丸药满瓶，约数百粒，绝未见有人置入也。且封固时面请九王作识，净室中日夜遣人守之。喇嘛俱在室外，亦未尝阑入也。九王初不敢服，大玉妃极信奉喇嘛，且言：“昔太宗尝以此药丸令服，故能精力过人。今见此丸，实与前状无异，必有奇验。”九王乃按法服之，不三日而神采焕发，精力大振。凡服半载，始毕一瓶。毕后一月，忽大委顿，急欲使喇嘛复为之。喇嘛索牝牡二粒为胎基，九王告以已尽无余。喇嘛骇曰：“此丸名子母，须有母而后可得子。今已无母奈何！虽设坛作法亦无益矣。”九王曰：“尔所独不存母药乎？”喇嘛曰：“此丸俱存达赖法王库中，东来时仅仅得此。今以皇父命，固不难调取。但必西土一行，往返须周岁。皇父不及待，无万全策也。”九王曰：“与其无有，何如少待？”力促喇嘛行。喇嘛不敢违旨，束装作行色，而实逗遛都下。未几，九王以疲弱坠马，遂不起。喇嘛告人曰：“吾见其精爽已离躯壳，求此丸必不及，故不烦多此一行。而又不欲违命，使之伤恼，故偶作狡狴也。”其后清帝有疾，喇嘛常以此丸疗之。

大玉妃下嫁而后，九王晋称皇父，权势赫奕，贵胄中多侧目者。而世祖年长，渐觉其非。及南苑阅兵后，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谋，益愤不能平，往往见于词色。九王侦知之，常自危。其党有玛哈者，狡黠多智谋，因献计曰：“福临正位已及十稔，功臣宿将咸以拥戴幼主为忠，设有变易，渠等未必肯帖服。而南疆多汉孽，方欲观衅而动。此祸一发，恐不能收。不如用阴谋奇术以倾之，外间绝无动静，而大宝唾手可得。此上策也，皇父盍留意？”九王曰：“阴谋奇术奈何？”玛哈曰：“喇嘛大弟子某，善摄魂术，能使人神智颠倒，失其常度。苟施此法，令彼幼主易性，则宣太后旨，谓其忽得狂疾，不可以为宗庙主，则中外无词，皇父自应正位矣。”九王大喜，乃宣召大弟子入宫，密谋所以处置幼主者。大弟子曰：“法当先取关外鹿皮，鞣而缝之，俾成人形，手足耳目曲折无不具，乃以醍醐灌其顶，菩提实其腹。设坛致祭，虔祝至四十九日，皮人乃能行动，宛如生人。然后施以符篆，遗以咒语，使之摄生人魂，无不验矣。皇父苟欲为此，此非旦夕间事，宜秘密筹备，不令三人以上知觉，方能收完善结果。否则，虽有皮人，亦不验也。”九王信之，扬言欲制皮衣数百事，以赐八旗军士。遣使四出，往三姓、内蒙等地广征鹿皮。皮至，以示喇嘛，辄言不佳，则斥而售之。内监因缘为奸，所获不资。最后得摩天岭千岁鹿，其皮柔如人肤，入火不燃。使巧工拈人发缝之，敷以鱼脂，几与生人无异。九王又命名手绘世祖像，肖其面目制之。既成，喇嘛设坛诵经，施以符篆。中夜，使人请九王视之，仿佛见皮人能行动，且作攫拏状，大悦。会世祖有疾，心神不宁，则以为皮人之验也。是时，九王



亦以怯疾委顿，中心怔忡，日觉烦躁，因猎于南苑。侍者不称旨鞭撻诛戮者，日必数起，人人自危。乃有小竖衔恨，往告世祖以皮人状。世祖遣心腹覘之，尽得其状，且穷其皮人置他所。或云喇嘛受贿，故世祖得取之。旋有人往报九王。九王方驰逐，闻报大惊，怯疾顿作，因失足坠马，股几折，舆輦而归。太后使御医治之，曰：“督脉已绝，不可救。”未及三日而卒。世祖始将其皮人宣示君臣。太后闻之，大悲。托言进香五台山，一去不返。后世祖出家，相传犹及见太后也。皮人尚存其一，在今南池子玛噶喇庙中。

世传洪承畴之降也，有九约，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吏不从等云云是也。据嫔于清初掌故者言，此非太宗朝之事，实清师入关后，九王摄政时代与承畴双方面订者。先是，江南未平，明遗臣屡起义兵，警报迭来，宫廷震骇。太后与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计，九王曰：“今有洪承畴在，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质。苟得彼悉心擘画，天下不难定也。”太后若有所悟曰：“吾几忘之。承畴真名将，昔日英伟之貌，今犹如在目前。明臣有此，实可不亡，惜其君不能用耳。”乃使九王宣召入宫，令宫人施地衣，设棉蓑，赐之侍坐。时承畴疾甫愈，咳咯咯有声。太后与九王慰问体恤备至，并赐参汁珍品，令内监为之按摩。良久，始从容问安天下大计。承畴奏曰：“臣筹之熟矣。人心思旧，乃系天然之性，非必朱明恩泽深入人心，有过于大清之政绩也。皇父、太后过虑，乃使老臣与闻大计，老臣敢不竭犬马之忠，为涓埃之报。臣愚以为，人心宜缓不宜急，宜静不宜动，宜小不宜大，宜轻不宜重，宜于不要紧处着意，更宜于不着意处下手。但使大纲要典不致妨碍，其余网宽一面，悉听彼所为。则良儒者有以安其心，狡黠者无所施其技。人心既静，不可复动，则天下太平矣。”九王深服其高论，乃进询方法。承畴袖出一摺敬呈，曰：“臣独居深念，已妄筹九约，未识圣鉴可许施行否？”九王视之，有不明处，历使承畴详为解释。太后闻之，亦称善者再。九王曰：“是皆可行。且于我朝廷之大经大法绝无抵触，而大有利益者也。”遂发内阁，令拟旨，即日颁布。且著为功令，永久不废。江南人士闻之，多偃旗息鼓而归者。总督郎廷佐奏洪承畴有大功，宜配享太庙，九王许之。后九王败，满臣多以为言，世祖乃撤其从祀，盖因其建议于摄政时代故也；若在太宗朝，则无反汗之祸矣。

九王以皇父之尊、太后之宠，而身死无几，即治其僭逆之罪，夺号仆碑，不留余地；且禁锢子若孙，以其赐邸为喇嘛庙。固由平日骄奢淫佚，有逾常轨所致。然亦多铎、杰书等争权相忌，而世祖积不能平，乃激之，使不得不然也。九王虽谄事太后，巍然称尊，为历史未有之奇丑，然在满俗习惯，亦未为大恶。且其初拥护世祖，不无微劳，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顾尚在莫须有之间，殊鲜实迹。惟其秉权自卫，不肯早退；世祖既长，犹居摄政，且与太后宣淫各节，不可为讳，有以激成世祖老羞变怒之心。而多铎以求为江南王，如平西王位。九王恪守祖制，不肯假借。其实开国时，功令未定，亲王封藩，绝非若后世之严禁。而九王恐其尾大不掉，加意防范，且与兵与饷，均不能满多铎之意。多铎疑皆九王为之梗，积怨益深。又多铎时在江南，习于清流之讽议，常以太后下嫁事为满人之污点，心甚不平。谓九王卖国败名，设人心藉以鼓煽，摇动国本，则其肉实不足食。慕中人多有为九王所黜者，又从而点缀之，于是传入禁中。九王益疑愤，乃有南苑阅兵之举。卒以人心颇助多铎，九王无如何，未敢轻试，然世祖则决引多铎以排九王矣。及怯病既成，



措置又复乖舛，即不坠马，彼世祖之密谋使者，络绎于道，非朝召外兵，即夕清君侧矣。故当九王出猎坠马之先，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铎于江南，召杰书于关中，不日将起大狱。然天竟助清，九王自毙。否则操戈同室，喋血宫庭，以京师为孤注，苟明臣乘之割据江南，北方势难兼顾，天下安危未可知也。闻世祖有谋臣曰尼哈，实鳌拜之先辈，初为世祖画策，欲即召多铎人为内大臣，免他日召外兵，致起大争。世祖摄于九王之势，不敢发命。后九王势盛不可复制，始毅然与多铎密谋去之。尼哈曰：“此危道也。即使九王可去，而奸人乘间起事，窃恐非数十年之力，不能弭此巨祸矣。”世祖曰：“朕不复能忍。苟舍此，卿尚有万全之策否？”尼哈曰：“臣昨见九王，堂其刘爽已失，块然躯壳，瘵疾已成，必不能久。盍少待之？苟其自毙，不劳手足之烈，而大慙可除，此天幸也。设不然，疾果渐剧，亦可风使引退，而召多铎来京。先散其党羽，倏然一病夫，无能为力矣。”世祖然之。不三日而九王坠马死，世祖即日与尼哈等欲议其罪，太后不许，仍以礼葬之。及多铎入，与尼哈等讽太后幸五台。太后自知无状，且郁郁寡欢，遂往五台。途中闻朝臣多论九王罪，夺其位号，且仆所立之碑，愧恚交并，语从者曰：“吾居宫中无悝，且吾富贵亦极矣。不如出家清修，以了世缘。今以吾衣饰为纪念物，付皇上字之，他日可相见也。”遂不复归。世祖常陈太后之衣，涕泣不可仰。盖虽恨九王之不德，念太后之恩不能终养。且以九王故，致伤其心，引为终天之恨也。其后卒以董妃之死，解脱尘鞅，飘然出世，传者咸谓实往访母云。

下嫁拾遗

太后下嫁，千古奇闻，自不待言。殊不知在满洲旧俗，固无足异，特举汉家历史相较，始觉自惭形秽，而后讥为奇耻耳。在当时都中，除一二清流外，方且播为佳话，同瞻盛事。相传颁一诏书，亦汉人手笔，略谓“朕虽以天下养，而太后春秋鼎盛，子焉无偶，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表以皇叔摄政王，周室懿亲，元勋贵胄，克配徽音，永承休美”云云。相传当时婚礼之盛，为从来大婚所未有。盖开国太后，特行婚嫁之礼，理固宜然，其无足怪。所难堪者，惟幼主耳。其时金帛赏赐，动逾千万。辇下有巧工擅织技者，能以金银丝织成帷幔茵褥之属，精妙绝伦，明季宫中曾征为供奉。太后闻之，遣人访问。巧工不肯来，许以重金，亦不受，将执而戮之。有内监知其状，献计曰：“彼性孤僻，徒杀之而织工不成，求无益于太后。且太后嘉礼而行刑，以起谤讟，非计也。小臣有术，可使彼就范，惟不敢直陈耳。”太后问若何。曰：“巧工有妾常为大妇所厄，不得逞。苟使人许以织成后，由太后旨，许其妾同居。且先取其妾来，俟其织成后赐还，一若出于太后之特赏者，则彼必不抗拒。”太后许之，巧工果来，凡历月余而成全具，名其殿曰“莺梭殿”。上自帘幕承尘，下至地衣，无不用金银五彩丝组织，绚烂霞绮，眩人目精。盖一殿之所费，数逾巨亿。太后顾之，犹以为未足，更命巧工南往苏、杭间，采取绣丝冰茧，镂金刻玉，以为墙壁敷坐之饰。又得西洋大玻璃屏，曲折钩斗，成三十六角度，满室照耀，如行冰雪中，见者色然，骇己身之化千万亿也。巧工又善绘，能以摄光镜映出山水、人物等现象于纸上，复以五色笔依影描之，栩栩欲活，曲尽妙肖。太后令摹《全宫妃女捧金莲送局图》。图广五尺余，长一丈有奇，中凡人物千数百人。自摄政王、太后为新夫妇外，男女宾相及



执烛拥毡、奉盘匱、壶餐、薰炉、掌扇之属，莫不须眉毕现，姿态动人。近而逼视，不见笔墨痕迹；远而察之，前后高下，层折清瞭，浅深浓淡，一览可分。自有绘法以来，未尝有此神妙，盖即西洋摄影法之滥觞也。后乾隆时有祁世宁者善此术，或云即巧工之再传弟子。其图以关于下嫁事实，康熙初，欲削之以掩家丑，乃并图毁之，惜哉！巧工后以窃宫女潜遁事发，戮于禁中。

董妃秘史

自近世名人笔记，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悲愤出家，且证董妃实即冒辟疆妾董小宛；而辨之者则历引明季清初诸家说乘，坐实其非，谓妃系董鄂氏。董鄂乃长白旧部，世为清室臣仆，绝非汉人董姓。此考据非不博洽，然窃以为文人好事，装点附会，在所不免。若秉笔署史，去取不容不严；而说部摭拾，亦未足深责。某君语予曰：“世所称董妃，未必即系董小宛，而其人婉媚明丽，足使世祖伤念不忘。且敝屣万乘之尊荣，以徇儿女之情爱，非等闲所可论也。”故董妃实为清初一代之尤物，而其道德品格，又在左嫔、阴后之间。相传有御制谕词，文词俊伟笃挚，有足观者。其词云：

顺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呜呼！内治虚贤，赞襄失助，永了涉德，摧痛无穷。惟后制行纯备，足垂范后世；顾壶仪邃密，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是用汇其生平懿行，次之为状。

后董氏，满洲人也。父内大臣鄂硕，以积勋封至伯，没赠侯爵，谥刚毅。后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工，修谨自飭，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婉静循礼，声誉日闻，为皇太后所嘉与。于顺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为贤妃；九月，复进秩册为皇贵妃。后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朕时因事幸南苑，及适他所，皇太后或少违豫，以后在，定省承欢若朕躬。朕用少释虑，治外务。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诟异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后以疾弗从。皇太后则曰：“若独勿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盖日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即朕返辟宴，后必迎问寒暑；或意少乱，则曰：“陛下归且晚，体得毋倦邪？”趣令具餐，躬进之。居恒设食，未尝不敬奉勉食，至饫乃已。或命之共餐，则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常奉色笑，以沾宠惠乎？”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朕值爱典举数觞，后必频教诫侍者：“若善侍上寢室。无过燥。”已复中夜，戚戚起曰：“渠宁足恃耶？”更趋朕寝所伺候，心始安，然后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妃未尝不侍侧。诸曹章有但循例待报者，朕寓目已，置之，妃辄曰：“此诟非几务，陛下遂置之耶？”朕曰：“无庸，故事耳。”后复谏曰：“此虽奉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遗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妃同阅，即复起谢曰：“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女子干国政？惟陛下载察。”固辞不可。一日，朕览廷献



疏，至应决者，握笔犹豫，未忍下。后起问曰：“是疏安所云，致轸陛下心乃尔？”朕谕之曰：“此秋决疏中十余人，俟朕报可，即置法矣。”后闻之泣下曰：“诸辟皆愚无知，且非陛下一亲谏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谏，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两司审虑，岂尽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令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自是，于刑曹爰书，朕一经详览竟，妃必勉朕再阅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不然，彼将奚赖耶？”且每曰：“与其失入，毋宁失出。”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复谏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嗟夫！朕日御万机，藉妃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妃者耶？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乐。妃询其故，谏曰：“斯事良非妾所干预，然以妾愚，谓诸大臣即有过，皆为国事，非为身谋。陛下曷霁威详察，以服其心？否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呜呼！乃心在邦国、系臣民如妃，岂可多得哉？妃尝因朕免朝请，请曰：“妾未谙朝仪。”朕谕以只南面受君臣拜舞耳，非听政也。后进曰：“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然群臣舍是日，容获覲天颜耶？愿陛下毋以倦勤罢。”于是因妃语频视朝。妃每当朕日讲后，必询所讲，且曰：“幸为妾言。”朕与言章句大义，妃辄喜。间有遗忘，不能尽悉，后辄谏曰：“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朕有时蒐狩亲骑射，后必谏曰：“陛下藉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一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盖后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值朕骑或偶蹶，辄忪然于色也。妃自入宫掖数年，行己谦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遇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介嫉忌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妃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畏，长者嫗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无少有诤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值朕或谴责女侍、宫监之获罪者，必为拜请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琐琐者亦有微长，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且冥行干戾，臧获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崩逝后诸含殓具，皆皇太后所预治者。视他宫侍亦无所差别，均被赐予，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至欲身殉者数人。初，后父病故，闻讣哀怛。朕慰之，拭泪对曰：“妾岂敢过悲，廑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惟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逮，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恻哉？”因复辍哀。后复有兄之丧，时后属疾，未便闻。后谓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语以实，安慰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诘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没足矣，妾安用悲为？”先是，后于丁酉冬，荣亲王生，未几王薨。朕虑妃怆悼，妃绝无戚容，恬然对曰：“妾产是子时，遂惧不育，致夭折以忧陛下。今幸陛下自重，弗过哀，妾敢为此一块肉劳陛下念耶？”因更慰勉朕，不复悼惜。当生王时，免



身甚艰。朕因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且朕夙耽清静，每喜独处小室。自兹遂异床席，即后意岂必已生者为天子，始嫌心乎？是以亦绝不萦念。噫！后可谓明大义，不顾私戚，以礼自持，能深体朕心者矣。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之恭谨迁善如此。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参“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即见朕即举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参究未能纯一，后已举前语，朕一语答之，遂有省。自婴疾后，但凭倚榻，曾未偃卧。及疾渐危，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噓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呜呼！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先是，后初病时，恒曰：“皇太后眷吾极笃，脱不幸病终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当之？”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后必对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问曰：“若今疾已笃，何以安也？”后曰：“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我死乃可闻之耳。”泊疾甚弥留，朕及今皇后、妃嫔、眷属环视之。后曰：“吾体殊委顿，殆将不起。顾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万一。妾没后，陛下圣明，必爱念祖宗大业。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过恻，然亦宜节哀。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伤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复谓朕曰：“妾亡，意诸王等必且皆致赙。意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糜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囑左右曰：“束体者甚无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此从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后病阅三载，虽容瘁身羸，仍时勉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今后亦视后如嫡。十四年冬于南苑，皇太后圣体违和。后朝夕奉侍，废饮食。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谕令群臣议之，然未令后知也。后，后闻之，长跪顿首固请曰：“陛下之责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太后斯何时，有不憔悴忧念者耶？特以一时未及思，故先询问耳。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前岁，今后寝病濒危，后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谭以解之。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视，倘疾终不痊，奈何？”凡后事，咸躬为蒞治，略无倦容。今年春，永寿宫始有疾，朕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其所以殷勤慰解悲忧，预为治备，皆如待今后者。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邪！”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故今后及诸妃嫔，皆哀痛曰：“与存无用之躯，孰若存此贤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辈曷不先后逝耶，今虽存，于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怀旧泽，皆绝荤诵经，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



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兹三公主孳踊哀毁，人不忍闻见。宫中庶务，曩皆后经纪，尽以检核，罔不当。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后，内政丛集，待命于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叹朕伉俪之缘，殊为不偶。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乃处心弗端，且嫉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举动，靡不猜朕。靡故别居，不与接见。且朕素慕简朴，废后则僻嗜奢侈，侈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无益暴殄，少不知惜。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拂然不悦。废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郁慊成疾。皇太后见朕容渐瘁，良悉所由，谕朕载酌，故朕承慈命废之。及废，宫中无一念之者。则废后所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浮朴，顾又乏长才，洎得后才德兼备，足毗内政，谐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恭妇道。皇太后爱其贤，若获瑰宝。朕怀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兹后长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顺吾意者耶？即有语，孰语耶，孰与筹邪？”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释矣。帝其毋过伤。”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痛，谕曰：“若辈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时未有应者，皇太后泫然泪下。朕曰：“若皆无心者乎？胡竟无一语耶？”盖追惜后之淑德，为诸人所难及，故每曰：“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关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修洁，虽寻常起居细节，亦必肃然不肯苟且。如朕为皇太后亲子，凡孝养之事，于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常有引嫌不能亲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体皇太后。皇太后千秋万岁后，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今一朝崩逝，后脱遇此，朕可一一预及之乎？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念至于斯，五中摧裂。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后持躬谨恪，翼赞内治，殚竭心力，无微不伤，于诸务孜孜焉，罔勿周详。且虑父兄之有不卒，故忧劳成疾。上则皇太后慈怀軫恻，今后悲悼异常；下则六宫号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呜呼！是皆后实行，一辞无所增饰，非以后崩逝故，过于珍惜为虚语。后嫫素著，笔不胜书。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特录其大略状之，俾懿德昭垂，朕哀亦用少展云尔。

顾命异闻 三则

世祖逊位出世，与宴驾情事当然不同。故其托孤寄命，从容布置，意想中极为周到，亦自有理。顾按之事实，容有未尽然者。彼即感触世缘，言下顿悟，勘破一切尊荣富贵，则蝉蜕浊秽，自有不可一刻留者。故康熙帝年方童稚，而竟不及待，毅然决绝舍去，谓非绝无系恋，视子孙传世事如空花幻影也乎？故官书所载世祖顾命大臣至八大员之多。其后互争权利，几危社稷。设非康熙帝英明，不且事几不可收拾，欲安利之，适以危害之欤。间尝疑顾命事未可信，后与掌故家某公谈及。某公乃鼓掌曰：“信然。设非子言，吾几忘之。”盖康熙诛鳌拜诏，亦有“妄称顾命大臣，窃弄威权”等语。后得宗室某之饬闻天家事者，谓鳌拜等五人实皆乘机攫取权利，并未恭承顾命异数。惟玛尼哈特平日系左右近